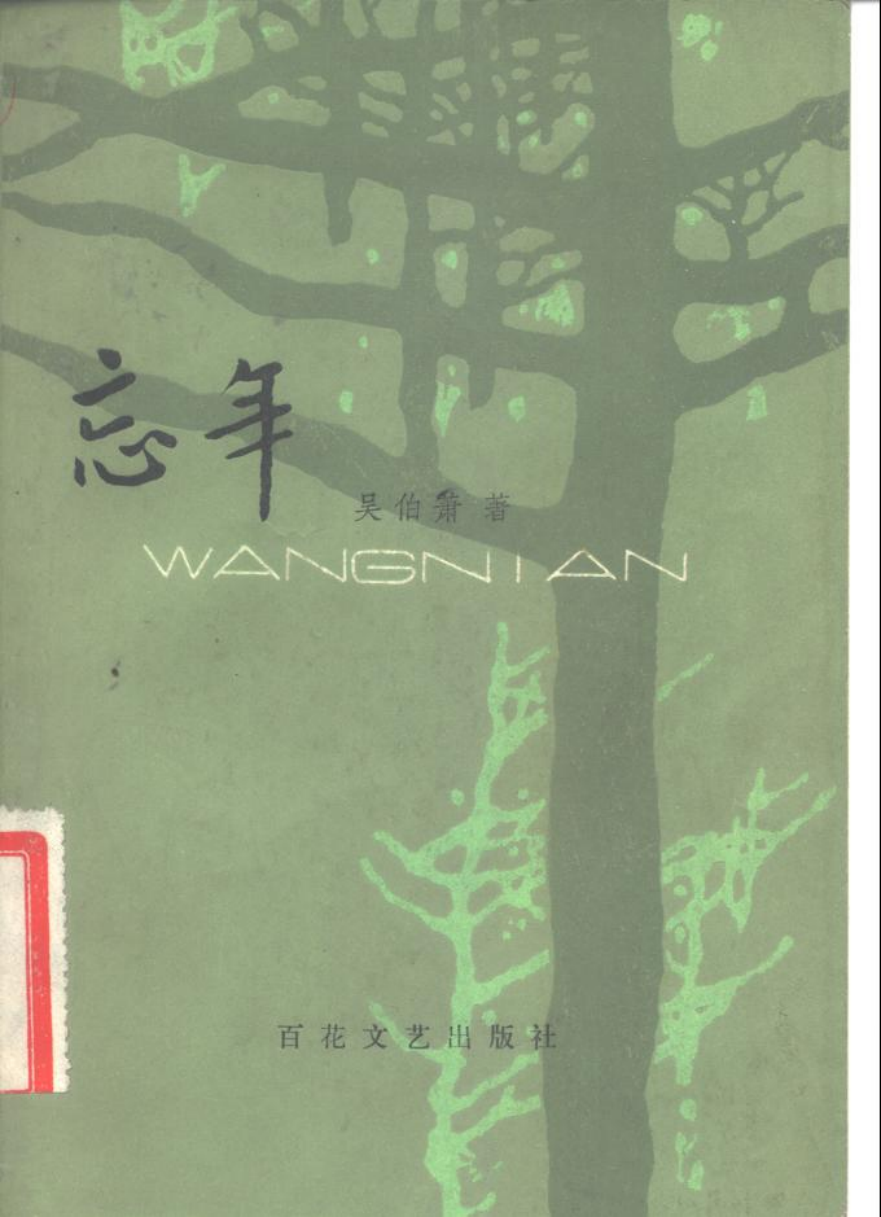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ark, textured green. Overlaid on this are stylized, light green or yellowish branches and leaves, creating a layered, artistic effect. The branches are thick and gnarled, with some smaller, more delicate branches extending from them. The leaves are small and simple, scattered along the branches.

忘年

吴伯箫 著

WANGNIAN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I267/222

忘年

吴伯箫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893850

893850



忘 年

吴伯箫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690×960毫米 1/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98,000

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7,500

书号: 10151·588

定价: 0.47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本抒情散文集分为两部分。在一辑文章中，作者热情歌颂了社会的新人新风尚，歌颂了革命先辈为人民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的精神；歌颂了他们为后代人造福而甘当铺路石子的高尚品格。二辑文章，则抒发了作者青年时期高昂的革命热情，揭露了旧社会畸形的人与人的关系。读后使我们更感到今天新的生活来之不易，激励我们为开拓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。

DFSS/02

目 录

无花果(代序)	1
---------	---

第 一 辑

岗 位	21
忘 年	27
雷雨里诞生	36
英 雄 乡	41
我所知道的老艾同志	45
作家、教授、师友 ——深切怀念老舍先生	56
攀金顶	63

回春	70
归来	76
打前站	83
布衣	92
附：复沈文	
天涯	100
访南樵山	105
“鹰”	110
第二次到上海	117
《羽书》飞去	122

问路	126
----	-----

百零一花	
——谈刘岷木刻	135

第 二 辑

海	141
---	-----

记岛上居屋	146
-------	-----

理发到差	153
------	-----

引咎篇（一）	160
--------	-----

引咎篇（二）	171
--------	-----

论忘我的境界	181
--------	-----

客居的心情	190
-------	-----

说日常生活	199
-------	-----

经验(代后记)	209
---------	-----

无花果（代序）

——我和散文

一

在阙里读师范的时候，“五四”新潮刚刚在沂水一带激起浪头微波。学校里罢课，查日货，也讲民主，讲科学。读经是停止了，但教科书还是用文言编写的，国文课一律读古文。校长范明枢是日本留学回来的，国文教员张雪门是前清举人。课外大家也看汪原放标点的《水浒》，读高语罕写的《白话书信》；但阅览室里摆的报纸，课堂上作文，个人写信还都用文言。自己学着用白话写作，是一九二五年夏天到北京以后的事。

从满是陋巷井、舞雩坛、子贡手植楷一类文物古迹的曲阜，看过陈焕章在孔庙随着古乐三跪九叩，分吃过丁祭猪肉，忽然迈进火烧赵家楼，发动“五四”运动的北京城，喊出“打倒孔家

店”，看溥仪搬出故宫：对那时一个青年说无疑是一次思想大解放。记得刚看罢师范大学的新生榜，立刻就跑到天安门参加声援“五卅”惨案的游行示威。跟着浩浩荡荡群情激昂的队伍，高喊“打倒列强”“锄军阀”。满怀是一种冲破黑暗、探求光明如饥似渴的心情。

新生报到，选了理预科，目的是科学救国。参加一个山西同学比较多的群众团体叫“群新学会”，喜欢它组织水夫、粪夫，深入贫苦市民；不久又参加了C.Y.的生活。秘密传阅《共产主义ABC》、《夜未央》等油印书刊，也学着刻钢版，印传单。坚持写日记。

学习写作，大概是从那时起步的。那时刻印传单比较经常。对写作说，照同志起草的稿子刻写是学习，自编自刻是练笔。慢慢独立操作，成为习惯。钢笔杆夹在食指和中指腋间，拇指和食指紧捏笔端，刻写起来非常有力。油印的传单，清晰、整齐，散发着墨香，很象艺术品。有了自来水笔以后，自己使用自来水笔也这样拿法，有人看见觉得奇怪：“你的手有残疾么？”认为是病态。自己却成了癖好，象条件反射，只要这样一拿起笔来，就抑制不住脑子要想点什么，手要

写点什么。

一九二七年四月，李大钊同志壮烈牺牲了。革命被打入更深的地下。厂甸校园里几乎已见不到一个曾在一起开过会或者编过《新生》、《新时代》（都只出版一期就被反动政府查禁了）的同志。偌大一个范围里揭露军阀的黑暗统治，只能只身摸索着战斗。钢版、钢笔保存在自己手里，照习用的战术依旧刻钢版、印传单，抨击残暴，作正义的呐喊，趁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在胡同里从袖筒或长衫襟底散发出去。默默地问：“这样做对么？”在内心里跟同志商量。又默默地回答：“对，就这样干！大家都继续在干啊！”行动是孤单的，寂寞的；意想中战友却成千上万。豪情奋激而昂扬。含着眼泪为胜利而欢笑。

传单的文字要通俗易懂，开门见山。对敌人要瞄得准，切中要害。自己写作缺乏绚丽的辞藻，奇妙的构思，丰富的想象，朋友们揶揄说是“质朴无华”，大概须根就扎在那个时候。传单象羽书，用简短的文字代替直接口传，不会发表在报纸上；限于时效，也不编入定期的杂志书刊。事隔五十多年，哪怕曾有百张千张，到现在连片言只语也没留下。说散文，那只能象画家的

铅笔速写，即景勾画。

等到跟曹未风、成启宇我们三个人办《烟囱》的时候，传单升了一级，散文初具格局，有点半成品样子的样子了。《烟囱》是一张腊纸的油印小报，针对学校内外弊政说话，心里有火喷发不出，只能冒烟。笔锋保持着传单的犀利。每周一期，定时定点，秘密张贴。关心时事和学校生活的人竟然可以三五成群挤在《烟囱》下边看八九分钟。共鸣的，议论的，点头或摇头的大概都有吧？有反映对笔者就是安慰和鼓励。另有三十多份，分寄敌友：对朋友是礼物，对敌人是箭枝。一边欢迎，一边疾视，那是勿庸讳言的。出到十来期的时候，怕是烟冒得太冲把学校当局呛厉害了，竟教唆打手把《烟囱》捣毁了。因为曹未风的一篇杂文刺痛了某些人，来信质问，成和我照约定的时间提前等他们的代表来谈判。两个代表还没说话，三四十个打手已经把谈判地点钢琴室包围了。打手误认我们是人多势众的一支大军，虎狼捕来，利爪下却不过是两名小兵（未风因主持英语讲演会缺席了）。打手动了手，成启宇被打伤。曹未风和我把他送进医院。报纸新闻叫“《烟囱》事件”。新闻界和朋友（忽然发现我们的

朋友遍全校各系）是支援我们的，名教授和系主任也说了好话，原来打手声言要“肃清《烟囱》余党”“开除罪魁祸首”的，结果从轻发落：小报停刊，两名打手陪我们三个战士被学校挂牌各记大过一次。

正式发表散文，受杨鸿烈鼓舞寄给《京报·副刊》的《白天与黑夜》是第一篇。那是从日记里抄下来的。紧接着写两组稿子：《街头夜》和《塾中杂记》。无意中把贫苦市民跟封建贵族两种人的生活作了对比。

《街头夜》是北京市民生活的写实。那时在西城察院胡同熊观民（当过山东教育厅厅长）家给他两个儿子补习英文、数学。单日晚一次，一次两小时。往往晚饭后从和平门外出发，徒步或坐洋车，趁华灯初上，一路看行人车辆来往，商店在招呼顾客，摊贩在竞相叫卖，嘈杂的喧闹，缭乱的彩色，匆忙的，悠闲的，欢乐或阴郁的人群，在脑海里留下变幻繁乱的印象。“写点什么？”一路走，一路酝酿。

在熊家三个大中小学生共同作业：讲解，问答，正音，解题。一边是送教上门，一边是有辅导的自修，那气氛是象家庭一样雍雍和乐的。九

点宵夜：一人一套油条、芝麻烧饼，喝两杯热茶。东家雇好洋车，便打道回“衙”。往回走的路上，照例在车上舒服地打瞌睡。一天的疲劳，正好休息养神，车费已付，洋车到校门口放车把的时候，二十分钟一觉恰恰醒来（也有例外，一次中途在西单下车买点东西，车夫不辞而别了。自己要踢踏蹒跚半小时。喜车夫的机智，笑既得享受者的憨愚）。午夜作清晨，众人酣睡我独醒，是学李贺探紫囊整理沿途收获的时候。虽然达不到“倚马可待”，而两三千字的短文是可以一气呵成的。写更夫，写老豆腐摊，也写警察。顺利的话，起草，誊清，当夜付邮。若《京报》、《晨报》编辑部的稿子不太拥挤，编辑杨晦等师友是会叫稿子十天内见报的。蜜蜂采不到花汁，蜂蜜就歉收，不顺利的时候十居七八。那时刊物少，除了晚些时候巴金主编的《水星》，我的稿子多半用在京津报纸的副刊上。《大公报·文艺》我经历过杨振声、沈从文、萧乾、杨刚几任主编。萧乾，赞赏他手勤，往而必来，通信不少，二十年后才见第一面；杨刚，只通过信。

《塾中杂记》写的是我准备考大学的那一年，在曲阜孔家教家馆时的生活。那年十八岁，人称

“师爷”。认识孟超的时候，他开玩笑封我为“万世师表师”。到批孔的年代，拜访成老仿吾同志，他从楼上下来，还没见到人就高兴地招呼：“孔老夫子的老师来啦。”惊异于成老怎么知道？记忆力怎么这样好？见面我抢着检讨：“那就更应该批判了。”成老笑着宽慰我：“那倒不一定。学生犯错误，老师负不了什么责任。”——此是后话了。

二

到青岛，住在海边，对着渺无涯际的一片汪洋，胸襟，思想，感情，该会是“海阔天空”的吧？不，“九·一八”的炮火震碎了壮丽的祖国河山，也破灭自己的美好幻想。编辑两个半月的报纸副刊，联系一些新露头角的诗人、作家：李广田、臧克家、李辉英等，曾梦想以写作为业，挤进他们的行列。结果针对“不抵抗”才写了一篇《黑将军挥泪退克山》，报馆就被日本浪人放火焚毁了。从此黑云压城，直到“西安事变”，六年没见过晴天。蒋介石对侵略者是让，是退，是卑躬屈膝；对人民则是压迫，杀戮，剿伐。那时几亿同胞谁能自由呼吸呢？人们只能挣扎着生活，

隐蔽着战斗。自己在青岛大学（后改为山东大学）当了三年职员，拜识了闻一多、洪深、老舍，也跟王统照、孟超、李同愈等交游。坐办公室的空隙里跟着他们写点短文。约有半年的时间，曾三五熟人定期聚会，各带小说、诗或散文，大家传看品评议论。相约不吹捧，倒免不了吹毛求疵；也不自惭，自卑，说自己的作品不好（为什么不尽量往好里写？），但争取彼此推敲。这就自然形成了鞭策与鼓舞，各自拚命下功夫，互争下一次或者再下一次聚会时的一点点进步。都作它山之石，切磋琢磨。一九三五年暑假，王统照、老舍带头，我们还借《青岛民报》的篇幅，编了几期《避暑录话》。刊名是教授、戏剧家洪深起的，意取双关：一避溽暑，二避炎威。以文会友，几十年就只有那么两段不太长的时间。那是在阴霾灰暗的天空下黄金一样的友谊啊！五十年后追忆，皓首指点，克家和我，两人而已。

那时不自量力，曾妄想创一种文体：小说的生活题材，诗的语言感情，散文的篇幅结构。内容是主要的，故事，人物，山水原野以至鸟兽虫鱼；感情粗犷、豪放也好，婉约、冲淡也好，总

要有回甘余韵。体裁归散文，但希望不是散文诗。诗我是爱好的，苦于不懂怎么写。又有个固执的意见：诗要有韵律。不一定是律诗、绝句或五言、七言；象古诗，词曲，民歌都行。新诗也一定要读起来上口，有自然节奏。一般说散文诗，无论是创作或者翻译，从形式上看“散”是可以肯定的；但“诗”呢？就不容易看出特征。所以刊物上发表散文诗，总要在题目后边加括弧标出来，大概就考虑到“诗”的欣赏能力差一些的读者不容易从鱼目当中分辨出珍珠的缘故。刚到青岛时写过一篇《海》，有选家把它归入散文诗，自己就深深感到当之有愧。可是自己妄想创的那种文体，尝试了四十年并没有真正成功。可能我的艺林里只有无花果一科。收入《羽书》集的有些篇目，也是“画虎”之作。那些篇目出世是我的梦做得最熟的时候。好友杨朔同志的《茶花赋》有点象从我的空中楼阁里采撷的花枝。我自己却一直没找到写《茶花赋》的那种彩笔。秃笔描画，画总是干巴巴的，缺乏含蓄，蕴藉，诗意。几时意外得到好笔，我想再试试。

写作是实践的事，一笔落纸，浓淡天成。无论想得多么好，只有写出来才知道。灵感也许是